



远去的村落

朱金华

对东岳坡村的感情热烈奔放。世俗观念里，往往人以地名，地以人传。没有出过风云人物，更未孕育出倾城之貌。至今籍籍无名就不感觉奇怪了。这里是我的家乡，出生成长在这片土地，曾经我那年少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麻木冷漠，笼罩虚无的缥缈，如今变得沉重，怀念越发地贴切，尽管伴随贫穷，连赖以自豪的四合院也凋零成残垣断壁，却有着刻骨铭心的美好记忆……

村子，是儿时的乐园。那里有翠绿的田野，清澈的溪流，芬芳的花朵，欢快的小鸟。小伙伴们在田野里追逐，溪流中嬉戏，草地上打滚，星光下游戏。“麦库——麦库——”鸟鸣欢实的时候，正是麦熟动镰收割时节，雨前内心有多高兴。朝思夜盼新麦面馍，名曰“尝新”。那是可以放开肚皮，是能跟过年一样的狼吞虎咽。河那边的水磨有着诱人的神秘，偌大的木质水轮带动石磨发出轰隆隆声，兴许是家里缺粮的缘故，从未有过磨面去磨坊看个究竟的机会，屋里的苞谷、麦子、豌豆、黄豆，

均由父亲从外村买回的石磨粉碎。我记得那副石磨用架子车运回，磨芯绑着一块红布，请好几个老实劳力帮忙，安装时的讲究记不大清楚了，只记得都不怎么说话，透着深沉的庄严。

生产队油坊，方圆几十里闻名，合抱粗的两根桦栎树，石头凿就的油槽，“哎哟”一声拎起的油锤和砸下的震耳欲聋，都彰显着油坊的恢宏气势，吸引好多外生产队人来这里打油，众伙伴才不在意南来北往的打油人，只瞅准机会偷吃芝麻、花生，还有碾凉碾盘上的残存，竹签常能掏出喷香的惊喜。

门前的泥巴公路，承载通向外面世界的向往。打陀螺、滚铁环，追赶尘土飞扬汽车后边闹烟烟，喜欢跟随城市口岸荆紫关卖蜜货的马拉车，无分贫富摇晃车把上的马灯明亮光线，还有赶车师傅的馍干红薯干……

那时候的生活简单而美好，无忧无虑，自由自在。时光荏苒，岁月如梭，长大了，走远了，离开故乡，来到山城工作、生活。

在这里，追求梦想，拼搏奋斗，承受生活的压力与艰辛。在高楼大厦之间穿梭、车水马龙之中穿行，于喧嚣嘈杂里找寻属于自己的宁静。

故乡，似乎离我越来越远。然而，乡愁，却像一坛陈年老酒，历久弥香。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会想起故乡的宁静美好，想起故乡的温馨亲切，想起村落里一草一木、一砖一瓦、欢声笑语、温馨时光……

乡愁，是门前那条泥巴公路进步到柏油路连接着山城与故乡的深深思念，那里有心灵的寄托，更是情感的归宿。远去的乡愁，就像一首古老的歌谣，时而轻吟浅唱，时而激情澎湃，唤起过去的无尽回忆。

而远去的村落，如同时光之河的涓涓细流，无声地流淌在记忆深处，勾勒出一幅幅静默而美好的画卷。在这个村落里，一切都显得宁静美好。阳光在树叶间穿梭，洒在石板屋顶上，如同一幅温暖的油画。乡亲们过着简朴而幸福的生活，没有喧嚣浮躁，只有淳朴真实。

在这里，生活如同一首动人的诗歌，

充满静谧和温暖。乡亲们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编织美好生活。笑容如同阳光般灿烂，散发出人性的光辉。

然而，随着社会的变迁，这个村落渐渐地远去。现代化进程改变了众乡亲的生活方式，曾经宁静的村落变得喧嚣起来，价值观念也随之改变。

远去的村落没有消失，也不会消失，它永远留在人们心中。她象征着一种简单而美好的生活，让人在喧嚣的现代社会中寻找心灵的慰藉。我的村子与其他村合并，易名石堰河村。当我在忙碌的生活工作中感到疲惫时，总会看看这个远去的村落，站在残垣断壁的院落，重拾那份宁静与美好。

回不去的是昨天，拾得起的是记忆，有着暖人心脾味儿的村落，总在心底泛起。远去的村落，是曾经生活的缩影，是情怀的寄托。当星河取代落日，明月坠入浩瀚，托起晨曦与清风，捎去我深深的祝福——故乡安然！



戴云山

冀志刚

半山的云如刀，拗刀山的别称
远没有民间口中的松道山醇厚亲切
郁葱的松树曾是最好的柴火
斧砍绳捆，在青烟中度过一生
像我那客串砍柴人的父亲
上山、下山，背负不因高或低减轻

阳光在林间消逝，风吹松松针
植树人走来，补上树苗
一代人代替一代人向大山赎罪
空白被填满，乱石被光伏板覆盖
耸立的电视塔在最高处
角落留存存下借与还的证据
松鼠、白鹤在山间和天空各自安好

戴云山在黄沙岭上，是蟒岭支脉
也是秦岭的伏笔
山这边是家乡，山那边是生活
一生不过是和一个山头
较劲
胜了败了，都长成山的支脉

仲夏的丹水

挚桦

仲夏，从蓝关走来的丹水
性子舒缓而柔静。几尾丹鱼
在水天一色中张望人间喜忧

静水流深，藏起内心的潮起潮涌，或白浪翻滾
流沙默然，浪打礁石，渔船和河岸
阑珊处，月亮怀抱秦声楚韵
细腻柔婉，或粗犷雄浑
丹水都会笑傲江湖

偶尔，丹水会濯洗我的烦忧
更多的时候，跑进水里的月亮
会用慈悲敲打我的自私和虚伪

至于水波中荡漾的诗句
一半是拍打灵魂的浪花
一半是剪不断的乡愁



鸭子和孩子

赵艳艳

在去医院的路上，我一眼就看到那一堆毛茸茸、水灵灵的小鸭子，心里不由得生出了怜爱之情。

小小的鸭子，站在货郎先生的挑着的箩筐里，跟着货郎先生的步伐，前后左右摇摆着，如同在荡秋千。看起来，它们一点都不笨，反而很喜欢跟着货郎先生的脚步去看这个新奇的世界，多么可爱又不失调皮的小鸭子。

趁着等红灯的工夫，我给这群充满着生命活力的鸭子拍照。在它们的叫声里，我听到了生的喜悦，也在它们的摇摆中感受到生命的韵律。

只是它们的命运会如何呢？我边走边思索着。记忆中，童年里的小鸡小鸭被货郎挑着来村子里，婶子、大娘，还有我妈总会在讨价还价几个来回后一家购回几只来养，此时的它们是被当作家禽养的，被放在院子里，房前屋后游荡着觅食，晒太阳，啄啄虫子，快乐地活着。如今的小鸭子，大多被货郎先生挑着在城市里在学校旁售卖。小孩子们喜欢它们的可爱，大人们便买来给孩子们当宠物，买了回家，养在一只小小的笼子里，吃的喝的自是不用愁，可是鸭子或也失去了不被束缚的快乐，渐渐地失去了活力，直到孩子们没了新鲜感，它们的命运被一个“玩”字操纵着，自由不得，洒脱不得！

我们小时候，同样是在农村被放养的，家里孩子多，农活多，父母几乎每日劳作在田间，根本无暇顾及孩子。饿了饭自己做，渴了水龙头的水任意喝。学习是自己的事儿，没有任何的学习班可以报，写作业还要寻思着给猪割草。然而我们也有自己的快乐，在绿油油的麦地里打滚儿，在村子的东头到西头没命地疯跑，没有有人时刻跟在后面操心磕着碰着，更没有做不完的作业。那时的我们和童年里的鸭子一般，是无忧无虑天真又快活的。现在的孩子，自是不愁吃不愁穿，但被四方方的天地保护着，刚一上学就要考虑报各种兴趣班，家长们以爱的名义绑架着孩子，为他们的未来筹谋。他们的童年不重要吗？他们的快乐不重要吗？

若爱，就请为鸭子找一片自由的天地；若爱，就请给孩子松松绑，给他们更多的自由、快乐和陪伴！

里，吃的喝的自是不用愁，可是鸭子或也失去了不被束缚的快乐，渐渐地失去了活力，直到孩子们没了新鲜感，它们的命运被一个“玩”字操纵着，自由不得，洒脱不得！

我们小时候，同样是在农村被放养的，家里孩子多，农活多，父母几乎每日劳作在田间，根本无暇顾及孩子。饿了饭自己做，渴了水龙头的水任意喝。学习是自己的事儿，没有任何的学习班可以报，写作业还要寻思着给猪割草。然而我们也有自己的快乐，在绿油油的麦地里打滚儿，在村子的东头到西头没命地疯跑，没有有人时刻跟在后面操心磕着碰着，更没有做不完的作业。那时的我们和童年里的鸭子一般，是无忧无虑天真又快活的。现在的孩子，自是不愁吃不愁穿，但被四方方的天地保护着，刚一上学就要考虑报各种兴趣班，家长们以爱的名义绑架着孩子，为他们的未来筹谋。他们的童年不重要吗？他们的快乐不重要吗？

若爱，就请为鸭子找一片自由的天地；若爱，就请给孩子松松绑，给他们更多的自由、快乐和陪伴！



商洛山

(总第2607期)
刊头摄影 刘发善

孙见喜素描

冉学东

孙见喜老师恰似文学浩瀚苍穹中熠熠闪耀的星辰，在文学广袤天地里的成就令人敬佩。他的散文创作，行文恰似行云流水般自然畅达，笔触灵动，妙笔生花；他既是传统文化的虔诚守护者，更是评论领域的大家。与他的初次邂逅，源于对其散文佳作的品味，而后研读那部《贾平凹传》，使得我对他的尊崇与仰慕之情愈发深沉。相识已十余年，他的文学才情与人格魅力令我心生敬仰。每次相逢，我皆会笑意盈盈地说：“我与您可是老乡哟！”有人则面露疑惑之色：“孙见喜老师乃是商州人士，您怎宣称与他是老乡？”实则，此言论绝非妄言。

若要追溯与孙见喜老师的老乡渊源，古老的古栢阳必然得被提及。在先秦时期，商鞅于此徙木立信，大力推行变法，促使秦国日渐昌盛，最终成功统一天下。商鞅变法之地位于商州，其封地则在商州。如此看来，商鞅仿若一条隐匿的丝带，将商州与商州紧密地联结在一起。无独有偶，历史如此，今之文化名人亦不例外。孙见喜老师曾言，他的故乡若回溯至两百年前，就在荆山樵的孙家庄。这般说来，我与孙见喜老师是老乡，

绝非无稽之谈。

孙见喜老师为人很热心。商洛诗歌学会成立时，远洲邀请了孙老师，孙老师爽快地应承下来，并帮忙从省上邀请嘉宾。他邀请了西北大学的杨乐生等人，诗人杨莹也在受邀之列。那日，他在西安召集了一车人，出城后到加油站加油，刚行驶一段路程，便望见前方有一美女笑靥如花，优雅且斯文地朝他挥手。他好奇地探头观看，与车上的作家们戏谑道：“瞧瞧，人家美女冲我笑呢，莫不是对我暗送秋波？”美女见他目不转睛地看自己，便开口说道：“师傅，您可别走神哟，您的油箱盖还没盖好，这样开车实在危险。”孙见喜老师这才恍然大悟，人家美女对他笑，并非因为他的英俊。孙老师自我解嘲道：“看来我的英俊还未达到夺目的程度，人家美女瞧不上哟哟。”他那诙谐的话语，逗得作家们哄堂大笑。作家们与他同行的这一路，皆是欢声笑语，其乐融融。在他的鼓励与支持下，商洛诗歌学会成立大会亦办得有声有色。他还带领作家们前往自己家乡，让大家品尝一顿饱含温情的家常饭。此次活动，众人皆心满意足，欢乐无尽。此刻，无人再抱怨被孙见喜“忽悠”到

商州这一回事了！

孙见喜老师牵头创立了真元文学社，社员遍布陕南地区与西安市。他为真元文学社会员搭建了对外交流的平台。去年寒冬，他组织文学社成员前往铜川市的和谷文学馆开展文学创作交流活动。我虽并非文学社成员，但有幸参与了此次交流。在他的激励与鼓舞之下，众多文学爱好者在写作之途不懈努力，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绩。

最近，我与孙见喜老师一同参与文学活动。在采风时，我们看到庄稼地边有一棵辣椒，枝繁叶茂，郁郁葱葱。孙见喜老师心生好奇，摘下一个匀称秀美的红辣椒。此时，一位中年女作家款步走来，他微微一笑，拿出红辣椒说道：“此辣椒鲜嫩至极，是冉学东给你的。”女作家含笑回应：“孙老师特意相赠的红辣椒，我怎可拒绝？不然，我可就得罪人了，这个亏我可吃不起哟！”孙见喜老师抛出此有趣的“包袱”，女作家接得恰到好处，二人犹如相声一般，一唱一和，几句俏皮的玩笑话，让众人开怀许久。同行的女歌唱家业余热衷于写作，对孙见喜老师崇拜至极，故而在卧龙山庄采风时，便热情似

火地拥抱了孙见喜老师，这一幕被人抓拍下来。我“趁火打劫”，索要照片，说道：“此张照片颇有看点，我欲发至朋友圈。”孙见喜老师赶忙阻拦。我说：“要我不发也行，您须给我两幅作品，此事便可作罢。”他道：“学东呀，你这分明是在敲诈我呀！”众人皆笑。孙见喜老师言此地无写字的条件，他这人向来不喜欠人情，今日他唱一首陕南民歌，就算还了我人情，就此两清。这一“敲诈”，换来孙见喜老师主动亮嗓，他的歌声抒情且饱含深情，让人惊艳。我方知晓，他时常与汉唐古乐社的成员交流，且他还是一位词作家，对歌曲的领悟比常人深刻许多。与孙见喜老师这样多才多艺的作家一同采风，收获满满。

孙见喜老师喜欢讲笑话，时常逗得大家捧腹大笑。他的幽默不单是为了引人发笑，更是一种处世态度，让他在面对艰难险阻时能够从容淡定，乐观豁达。此外，孙见喜老师还对年轻作家的成长关怀备至，总是激励我们勤读勤写，不断提升自身的文学素养。他的指引与建议让我受益良多，也让我在文学之路上愈发坚定，奋勇向前。

童年

武梦瑶

童年就像一朵云，有了它，人生的天空才会更加湛蓝；童年就像一条鱼，有了它，回忆的江河才会更加清澈。我的童年是一块块石头、一只萤火虫，在我的记忆里留下了很深的印痕。

七月的阳光从厚大碧绿的枇杷叶中透过去，我跟着爷爷奶奶回老家避暑。老家有很多树林和竹林，一条小水沟沿村而过，沟水清澈，时常有鱼群从中游过。虽然那里信号差，交通不便，只有公路边的那家小杂货店，但对我来说是一块乐土。

陪我一起玩的几个小伙伴中，敏儿和我年纪相仿，自然也玩得最好。平日里，我们会绕着院子里的小路去游玩，摘树叶，搭帐篷……从玩耍中收获色彩斑斓的野花、流着汁水的野果、奇异的石头……

我最期盼的是去河边捡石头。有次奶奶要去田里摘菜的时候，我就约上小伙伴们一起。快要出发的时候，天突然变了脸，几朵乌云飘来，淅淅沥沥地下了雨。见去不成了，我轻松的心忽而沉重起来。奶奶安慰我说：“一会儿雨就停了，雨后的河边，捡石头才有意思呢！”

当我再次向窗外看去时，雨滴从碧绿的叶子上滴落，土地被雨水滋润，看上去丰沛了许多。天晴了！我开心地跳下床，穿好鞋，蹦蹦跳跳和小伙伴向河边进发。一路上，阵阵竹叶的清香夹杂在微风里，别提多舒服了。

到了河边，看着一个个奇形怪状的石头，我迫不及待地上去捡。捡累了，我们一起打水漂，比赛看谁扔得远。欢声笑语中，太阳落山了，我和敏儿坐在同一块大石头上，看着天边橘红的夕阳，我们约定好以后还要来这里捡石头、扔石子、看夕阳。

直到天黑，萤火虫开始在树林里飞舞，我们才依依不舍地提起凉鞋，手挽手往回走。回去的路上，虽然石头硌脚，但我们走得很开心。

童年的萤火虫，它的光虽然微弱，但在我的内心深处永远亮着。（作者系山阳中学高一（17）班学生）

